

月  
门  
谜  
案

死  
死  
鬼

取  
取  
取

道  
道  
道

石  
石  
石

灵  
灵  
灵

阳  
阳  
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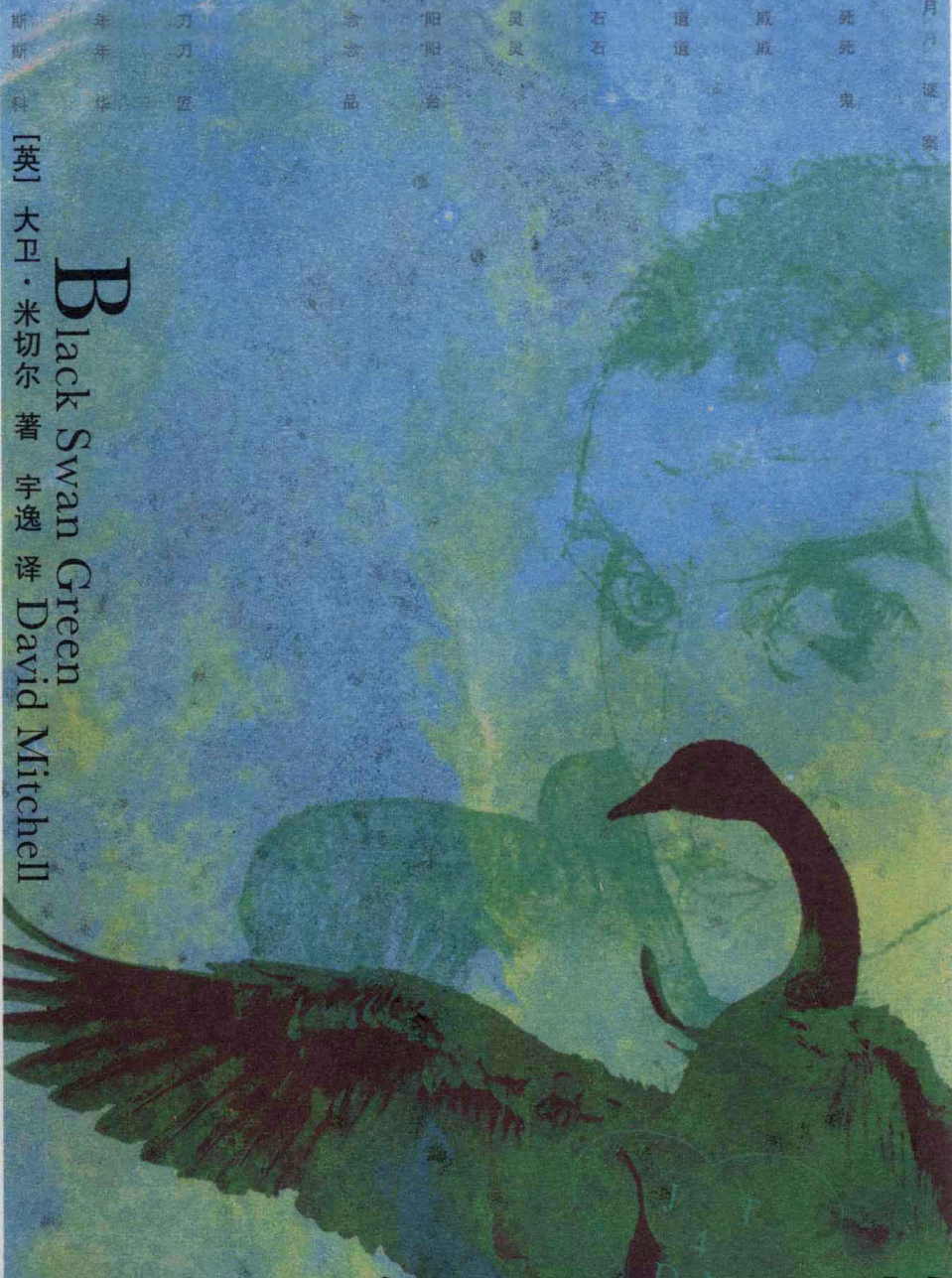
念  
念  
念

刀  
刀  
刀

年  
年  
年

斯  
斯  
斯

Black Swan Green  
[英] 大卫·米切尔 著 宇逸 译 David Mitchell



# 绿野黑天鹅

David Mitchell  
Black Swan Green

# 绿野黑天鹅

[英] 大卫·米切尔 著 宇逸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野黑天鹅/(英)米切尔著;宇逸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8

(大卫·米切尔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1-4509-6

I. ①绿… II. ①米…②宇…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0100 号

**BLACK SWAN GREEN by DAVID MITCHELL**

**Copyright: © 2006 DAVID MITCHE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1-604号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曹 晴

封面设计: 丁威静

**绿野黑天鹅**

(英) 大卫·米切尔 著

宇 逸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375 插页 2 字数 308,0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509-6/1·3501 定价: 3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 目录

一月谜案	1
吊死鬼	29
亲戚	53
驮道	85
岩石	125
幽灵	155
太阳台	186
纪念品	220
蛆	262
磨刀匠	290
嘉年华	322
迪斯科	343
谜底揭晓	372

## 一月谜案

“不能踏进我的办公室。”这是爸爸的规矩。但是，电话已经响了二十五声。一般在响了十一二声之后，如果还没有人接的话，打电话的人便会放弃。除非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其实爸爸有个答录机，就像詹姆斯·加纳在《洛克福德档案》中的那台差不多，也有着一大盘录音带。可惜近来却被他弃用了。铃声已经响了三十次。茱莉亚在她那间改造过的小阁楼里，播放着“人类联盟”乐队演唱的《你需要我吗》，声音震耳欲聋，所以她应该没有听到电话铃声。第四十声响起。妈妈应该也不会听到吧，洗衣机正在疯狂地运转着，而她还开着吸尘器在卧室里打扫。当第五十声响起，这已经相当不正常了。也许爸爸在5号公路上遭遇到了车祸身受重伤，而此时警方只找到了他的办公室电话，其他的身份证件都已经化为了灰烬？如果不接的话，重症病房里被烧成重伤的爸爸可能就会这么死去，而我们也将错失了见他最后一面的机会。

于是我走进了爸爸的办公室，心里联想到的是一个新娘不顾他人的警告，走进她那残暴丈夫的房间。（而那残暴丈夫正在等着这一刻的到来。）爸爸的办公室有一股纸币的味道，还夹杂着金属的味道。百叶窗关着，给人感觉像是在晚上而不是上午十点。墙上挂了一面古板而庄重的钟，就和学校墙上挂着的那面几乎一模一样。还有一张父亲当时在“格陵兰”成为区域销售经理时和克莱格·索特握手的照片。（这里的“格陵兰”是一家连锁超市的名称，而不是格陵兰岛。）爸爸的

IBM 电脑正放在钢制的桌子上,当时这台电脑值好几千英镑呢。办公室电话的颜色好比国家的核热线那般红,是按键式的电话,而非我们平时使用的有拨号盘的电话。

来到电话前,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起话筒,向对方报出了爸爸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可以说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会结巴的。

但是电话那端的人却没有应答。

“你好?你好?”我说。

我发现这两声“你好”就像是纸片划过那样不自然地传入电话。

“能听见我说话吗?我听不到你的声音。”

我能听见非常微弱的《芝麻街》的音乐。

“如果你能听见就拍一下电话吧。”我记得某个基金会拍摄的儿童节目中就出现过这样的情景。

没有拍击的声音,只有源源不断的《芝麻街》的音乐声。

“你可能打错了。”我这么想着,觉得十分奇怪。

忽然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阵孩子的哭声,对门便“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有时候,当人们在倾听的时候,总有人会制造出这样的噪音。

我听到了那头的声音,电话那头的人也一定听到了我的。

“一不做二不休。”罗克莫顿小姐在亿万年前就已经教会了我们。我总得找到进入这个禁室的原因,所以我透过父亲那剃刀般锋利的百叶窗叶片窥视出去,视线越过了土地,穿过了公鸡树,穿越了更广袤的田野一直来到马尔文山丘。苍白的早晨,冰冷的天空,更不幸的是山丘上已裹了一层硬硬的霜壳,但是却没有沾雪。父亲的转椅有点像《星球大战》中“千年隼”号的激光塔。我将视线对准马尔文山丘,把马尔文山丘上空满天的俄罗斯米格战机都击落了。不久,上万人聚集在此,加的夫欠我他们的命。土地上到处残留着机身残骸以及烧焦的机翼。我要做的就是保持冷静——苏联空军按动弹射椅按钮时击毙他们。我

们的舰队已经做了扫尾工作,我将拒绝授予我的全部勋章。当母亲邀请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威尔逊·里根进屋的时候我将告诉他们“不需要感谢,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

父亲已经把这个惊人的卷笔刀夹在了他的书桌上。这样足以使得铅笔够锋利,能刺破身体的盔甲。H型的铅笔是最锋利的,是父亲的最爱。而我更偏爱2B。

门铃响了。我放下了百叶窗,检查一下没有留下任何我侵入的痕迹之后,闪出了门,飞快地冲下楼梯看看是谁来了。飞越最后的六级阶梯,我用了一个视死如归的跳跃来完成着陆。

是莫伦,他和往常一样笑盈盈的。不过我注意到他脸上的小绒毛变厚了一点。“你一定猜不到吧!”

“什么?”

“你知道小树林那边有个湖吗?”

“怎么了?”

“也没什么,只不过,”莫伦确保没有人在偷听之后说道,“湖面冻住了!现在村子里半数以上的孩子都聚集到了那边。想不想去?”

“杰森!”母亲从厨房出来。“你让冷气进屋了!快把迪恩请进屋来——哦,你好,迪恩——把门关了。”

“呃……我出去一会儿,妈妈。”

“呃……上哪儿去?”

“去呼吸下新鲜空气。”

这显然就是个战略错误。“你最近在忙什么?”

我想说“没有”,但是没有说出口。“为什么总觉得我做事情都是有目的的呢?”我穿上了我的海军粗呢大衣,避开了妈妈凝视我的眼神。

“可以问一下你那件新的黑色皮质大衣又怎么惹到你了吗?”

我还是不能说“没有”。(事实上,黑色意味着你喜欢受到沉重的打击。大人们是不可能明白这些的。)  
“我的粗呢更暖和些,就这样。”

外面很冷。”

“午饭是一点整，”母亲走回去更换吸尘袋，一边说道，“你爸爸会回来吃饭。戴上那顶羊绒帽，不然你的脑袋会被冻僵的。”

羊绒帽一般都是同性恋才会戴的，不过一会儿我可以把它塞进我的口袋里。

“那么再见了，泰勒夫人，”莫伦说道。

“再见迪恩，”妈妈说着，其实她一直都不喜欢莫伦。

莫伦和我一样高，人也不错，不过上帝啊，他身上却有一股难闻的肉汁味儿。莫伦穿了从慈善商店买来的运动鞋，他现在住在一间砖头砌成的小屋子里，那间屋子也同样散发出这种肉汁味儿。他的真名是迪恩·莫兰（与“沃伦”<sup>①</sup>押同一个韵），但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卡佛先生在我们开学的第一周就开始叫他“莫伦”，这个名字就这么板上钉钉了。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我叫他“迪恩”，不过名字不仅仅是名字而已。孩子们都非常喜欢别人叫他们的名，所以尼克·优一般就被叫成“尼克”。孩子们还喜欢像吉尔伯特·斯温雅德的“雅迪”这样有些恭敬意味的昵称。我喜欢用姓来称呼对方。而另一些绰号就有些恶趣味，比如“莫兰”变成“莫伦”或是尼古拉斯·布莱尔变成“不穿内裤的胸罩”<sup>②</sup>。这便是所有的分类，一个男孩就能掌控一支军队。如果我直接把吉尔伯特·斯温雅德叫成“斯温雅德”他一定会揍我。或者如果我在大家面前叫莫伦“迪恩”的话，那就会把我自己的立场给推翻了。所以必须非常小心。

女孩子们一般都不会这样，除了道恩·马登，她或许应该是个男孩，只是因为某些实验中出了错而变成了女孩。女孩子不会像男孩

---

① 在英语中莫兰(Moran)和沃伦(Warren)这两个名字的结尾音发音相同。

② 英语中尼古拉斯·布莱尔(Nicholas Briar)和knickerless bra发音(不穿内裤的胸罩)较为相似。



子一样斗殴。（这么说来，我才想到就在圣诞节我们各自回家之前，道恩·马登和安德莉娅·博扎德放学后在车站排队等车的时候对骂“婊子”和“渣滓”，还相互袭胸，拽头发以及干任何她们可能会做的事情。）有时候真希望自己是一个女孩。她们心中一般装载着更多的教化。但是一旦我将这种心声呐喊出来，我的更衣箱上就可能会出现诸如“菊花堵漏工”之类那些不堪入目的字眼，还会遭到不平等待遇。这种事情在弗洛伊德·查斯雷身上就发生过，因为他承认喜欢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我想说的是，如果他们知道“绿野黑天鹅”的教区杂志上那个叫艾略特·玻利瓦尔的诗人就是我的话，他们会用木制钝器把我砸死在网球场旁，并把“性手枪”乐队的标志喷洒在我的墓碑上。

总之，当莫伦和我在走向湖边的途中，他告诉了我圣诞节期间，发生在他身上的离奇事件。圣诞节的第二天，他家的变压器突然爆炸，几乎毁掉了整个屋子。“是的，当然，”我说道。但是莫伦以他奶奶的名义发了誓。所以我告诉他，他应该写封信给英国广播公司《那就是生活》节目组，然后让爱斯特·兰森去要求制造商来做赔偿。莫伦觉得那可能会有些困难，因为这是他父亲在圣诞夜的时候从在图克斯伯里市场一个伯明翰人那儿收购的。我不敢问他口中的“伯明翰人”是什么，万一是“无赖”或是“青年基佬”就搞笑了。“是的，”我说，“明白你的意思。”莫伦问我在圣诞节碰到过什么事情。的确，我得到了十三点五英镑的购书代价券以及中土世界的海报，但书是关于同性恋的，所以我说了许多从布莱恩叔叔和爱丽丝阿姨那里听到的关于人生是一场戏的话题。这就好比是一个棋盘游戏，如果你第一个把你的小汽车驶到路的尽头，那你就赢了，并且会得到很多的现金作为奖励。我们穿过黑天鹅的十字路口，走到了树林里。真希望我的嘴唇上涂了凡士林，寒冷让我嘴唇都开裂了。

不久，我们透过树林听到了孩子们的尖叫声和吵闹声。“最后一个到湖边的就是笨蛋！”莫伦叫道，我还没回过神来，他已经一个箭步向前冲了出去。刹那间，他就被冻住的轮胎车辙给绊倒了，一下子飞了

出去,紧接着一屁股坐在地上。莫伦确信地说,“我可能得了脑震荡。”

“脑震荡?如果你撞到了自己的头。或者说你的头长在屁股上,那么我要恭喜你了。”瞧这思路。可惜的是,周围没有人在乎这些。

小树林里的湖看上去很棒。那些被封在冰层里的小水泡就像薄荷糖一样。尼尔·博泽用五英镑租了一双冬季奥林匹克溜冰鞋。可是只有彼得·雷德玛丽可以免费使用,他在冰面上来回快速滑行的时候,引起了其他孩子的驻足,都羡慕地想要尝试一下。单单站在冰上已经很困难了。掌握了能自如地穿着运动鞋在冰上滑行的窍门之前,我已经不知道摔倒了多少次。罗斯·威尔克斯和他的表兄加里·德雷克和道恩·马登一起出场。他们三个人都滑得非常出色。德雷克和威尔克斯现在也都比我高了。(他们手套上没有了五指部分,看得出他们刚才一定玩了对对子,如果我这样瞎胡闹的话,妈妈会杀了我的。)斯科威志坐在湖中间的一个凸起物上,周围的鸭子还是像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当有人摔倒的时候,仿佛它们会对着那人叫道,“摔个屁滚尿流!摔个屁滚尿流!”斯科威志是早产儿,所以他的脑袋不太好使,大家也都不怎么在意他。总之,在冰上行走也不会太难。格兰特·伯奇骑着他仆人菲尔普斯的罗利自行车在冰上行驶。他只保持了几秒钟的平衡——就当他在表演平衡杂技的时候,自行车飞了出去。着陆时,他看上去就像是被尤里·盖勒<sup>①</sup>折磨致死一般。菲尔普斯的表情很僵硬,我打赌他一定是在考虑回去如何跟伯奇的父亲交代。接下来的时间,彼得·雷德玛丽和格兰特·伯奇觉得结冰的湖很适合进行英国斗牛犬<sup>②</sup>游戏。尼克·优说“好的,我赞成”,所以事情就这么定了。我讨厌英国斗牛犬。当时,由于李·比格斯在进行这项运动时被打落了三颗牙齿,罗克莫顿小姐宣布禁止在学校玩这类游戏,那时我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是这个上午,任何孩子,谁敢拒绝玩英国斗牛犬的话,将被彻底看成

---

① 尤里·盖勒:以色列魔术师,宣称能以心灵能量弯曲金属物。

② 英国斗牛犬:一种类似橄榄球的肉搏式对抗游戏。

一个软蛋，特别是像我这样来自翠鸟草地的孩子。

我们男孩子差不多有二十到二十五人，加上道恩·马登，我们站到了一起，那架势就像是在奴隶市场挑选奴隶一样。格兰特·伯奇和尼克·优一起担当队长。彼得·雷德玛丽和吉尔伯特·斯温雅德则是另一支队的队长。罗斯·威尔克斯和加里·德雷克都在我之前被彼得·雷德玛丽选中，但是我却在第六轮的时候被格兰特·伯奇选中，这时候出场还不算太让人难堪。莫伦和斯科威志是最后留下的两个。格兰特·伯奇和彼得·雷德玛丽开玩笑说，“不，这两个都可以给你，我们只要胜利！”莫伦和斯科威志不得不笑，想让人感觉他们也认为这话很滑稽。或许斯科威志真是这么觉得的。（但莫伦不是这样，当所有人都看向其他地方时，他的表情和那时候一样。那次，我们告诉他我们在玩捉迷藏并且让他去躲好，但是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人找到他，这才知道其实根本没有人准备找他。）尼克·优赢得了选择权，所以我们这边先起跑，彼得·雷德玛丽那队就变成了斗牛犬。非重要角色的外套被放在湖的两端作为标记，标记比赛的范围。女孩儿们和小个子们都被清理到了场外，除了道恩·马登。雷德玛丽的斗牛犬们都挤到了中间而我们这些奔跑者则滑到了门前。现在，我的心脏“咚咚”地跳个不停。双方都像赛跑选手那样蹲着，队长开始带头吟唱。

“英国斗牛犬！一，二，三！”

日本神风敢死队般的咆哮声中，我们冲锋了。就在奔跑者的首浪即将与斗牛犬相撞时，我摔倒了（看似偶然，实则有意）。这便阻碍了那些强有力的斗牛犬与我们前锋之间的交战。（斗牛犬必须把奔跑者的双肩压在冰上直到喊出“英国斗牛犬！一，二，三！”才算完。）幸运的是，我的战术让出了一些空间，帮助队友躲过了对方的进攻并且直通我们的“老家”。我的计划起初相当完美。图基兄弟和加里·德雷克都撞向尼克·优。有人一个飞腿踢到了我的胫骨，不过我还是排除所有阻碍地穿了过去。但就在此时，罗斯·威尔克斯把目标对准了我。我

扭动了一下身子试着去摆脱他，但他牢牢抓住了我的手腕，试着将我拉倒。我并没有试着挣扎让他放手，而是更加牢牢地抓住了他的手腕然后把他直接往昂特·利特尔和达伦·克鲁姆那里扔。除了“人不可貌相”还能怎么解释呢？游戏或比赛不单单是参与或追求胜利。游戏和比赛就是要让你的对手感到耻辱。李·比格斯试着用一种毫无意义的橄榄球式的防守来阻拦我，我却不费吹灰之力摆脱了他。为了做一头像样的斗牛犬，他非常担心自己剩下的这几颗牙齿。我是第四个到“老家”的。格兰特·伯奇叫道，“干得好，孩子！”尼克·优也摆脱了图基兄弟和加里·德雷克到了“老家”。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奔跑者被抓住并且变成了斗牛犬。我讨厌英国斗牛犬，它强迫我去做一个叛徒。

总之我们又开始高唱，“英国斗牛犬！一，二，三！”然后就像之前那样冲锋，但这一次我没有机会了。罗斯·威尔克斯和加里·德雷克及道恩·马登一开始就把目标指向了我。不论我如何闪躲都无济于事。当他们逮住我的时候，我还没有越过半个湖面。罗斯·威尔克斯抓着我的腿，加里·德雷克把我按倒，道恩·马登坐在我的胸口，并用她的膝盖压住我的肩膀。我就躺在那里让他们把我转变成斗牛犬。但是在我心里我永远是个奔跑者。加里·德雷克还给了我一脚，或许他并不是故意的。道恩·马登有着一双冷酷的眼睛，就像是中国的女皇那样，有时在学校偶尔被她扫了一眼也会让我整天想着她。罗斯·威尔克斯跳起来，在空中猛击了一拳，好像自己在老特拉福德球场进了球。“好了，好了，威尔克斯，”我说道，“三对一，干得好！”威尔克斯急忙给了我一个胜利的手势，便又滑到了战场上加入另一场战斗。格兰特·伯奇和尼克·优还周旋在一大片斗牛犬之中，一半人已经逃走了。

之后，吉尔伯特扯着嗓子叫道，“叠~~起~~来~~！”这就是让所有在湖上的奔跑者和斗牛犬全部像叠罗汉那样尽情地叠起来。这种游戏的本身就是一种忘情的疯闹。我踉踉地走着，假装因为那麻木的脚而一跛一跛地走着。这时，我们听到小树林里有链锯发出的割东西的声音，顺着小径一直传到我们这里。

其实那个并不是什么链锯。而是汤姆·优那辆紫色的一百五十毫升排量的铃木汽车。普鲁托·诺克正贴在车后,没有戴头盔。英国斗牛犬只能中途夭折了,因为汤姆·优在绿野黑天鹅也算是一个小小的神话。汤姆·优在皇家海军的一艘叫做“考文垂”号的护卫舰上服役。汤姆·优有着“齐柏林飞艇”乐队出道以来所有的专辑,并且会用吉他弹奏乐队的入门曲《通往天堂的阶梯》。他的确还与英国门将彼得·希尔顿握过手。普鲁托·诺克有着仅次于汤姆·优的神话色彩。他去年离开学校的时候甚至没有拿到中学文凭。现在他在塞文河旁厄普顿的一家猪肉加工厂里工作。(有传言称普鲁托·诺克抽大麻,但很明显他抽的不是那种从椰菜花中提炼出来的会控制你的大脑,之后让你从屋顶下跳下来或者抱着栏杆的大麻。)汤姆·优把车停在湖边的长凳旁边,然后坐在车的侧面。普鲁托·诺克拍了一下他的后背,说了声谢谢,之后就走过去和科利特·特伯特说话。科利特·特伯特,按照莫伦的姐姐凯莉的说法就是,他和她已经上过了。年纪大点的孩子坐在长凳上面对他,就像是上帝的信徒一样,伴随着周围缭绕的烟雾。(罗斯·威尔克斯和加里·德雷克正在抽烟。更糟糕的是,罗斯·威尔克斯正在询问汤姆·优一些关于铃木车消声装置的事情,而汤姆·优回答罗斯·威尔克斯说他也只不过是十八岁之类的话。)格兰特·伯奇叫他的仆人菲尔普斯跑去利得小店替他买些约克花生和一罐托普代克的罐装食品,还在他后面大叫“给我快跑”,以此来给汤姆·优留下深刻印象。我们这些中等地位的孩子就坐在长椅周围寒冷的地面上。大一点的孩子开始谈论起圣诞节和新年的时候电视上播放的一些精彩的影片。汤姆·优开始说起他看过的《大逃亡》,大家都觉得其他任何东西和《大逃亡》相比仿若垃圾,特别是史蒂夫·麦奎因被纳粹在带刺的铁丝网处抓住的那段,真的是无可比拟。后来汤姆·优却说这部片子有点冗长,于是大家都赞同地说虽然这是部经典的片子但是却有点拖沓。(我没有看这部片子,因为爸爸妈妈在看《两个罗尼》的圣诞特别

篇。不过我已经留了个心眼,所以下周一上学的时候我会假装自己已经看过了。)

话题后来还是转换了,出于某种原因而不了了之。

“如果被绿色的树眼镜蛇咬了。”吉尔伯特·斯温雅德推测道,“这是世界上最毒的蛇。你的器官会破裂,尿液和血液会混合在一起,非常痛苦。”

“是的!非常痛苦!”格兰特·伯奇倒吸一口冷气,“不过你也死得相当快。然后你的皮肤会像脱袜子那样剥落下来,真是惨不忍睹。阿帕奇印第安人就会这么对你。最厉害的可以持续整个晚上。”

彼得·雷德玛丽说他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越南的刑罚。“他们剥光你的衣服,把你绑起来,然后把费城奶酪在你身上埋实。接着把你锁在一个插有管道的棺材里。之后把饿坏的老鼠从管道里放进棺材。老鼠们把你身上的奶酪舔完之后,便开始咀嚼你了。”

于是每个人看着汤姆·优,看他有什么要说的。“我做过这样一个梦。”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这口烟仿佛一个世纪那样漫长。“在一场核战争之后,我和最后的一群幸存者在一起。我们走上了公路。没有车,只有杂草。每次我回头,都会少几个人。一个接一个,我们都明白,是辐射带走了他们。”他看了一眼他的弟弟尼克,注意力又回到冰湖上。“烦恼我的并不是死亡。而是,我将是最后的那个。”

一时半会儿竟然没有人说话。

罗斯·威尔克斯把我们的注意力拉了回来。他也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这口烟仿佛一个世纪那样漫长,真是装腔作势的人。“如果不是温斯顿·丘吉尔,你们现在已经都说德语了。”

是的,像罗斯·威尔克斯这样的人一定会躲避追捕并且成立一个政治反抗小组。我认为,如果日本没有轰炸珍珠港,美国就永远不会加入战争,英国就会因为饥饿而投降,温斯顿·丘吉尔也将会被认定为战犯而被处死。而我,也将会死于把这些事实告诉了那个白痴。不过我知道我不会。因为这段话中会有大量的结巴词,而且,在这个寒冷无情

的一月更是如此。所以我说我突然很想走走,于是站起来,向通往村庄的小径走了一段。加里·德雷克叫道,“嗨,泰勒!把你的鸡巴来回晃上一晃,学着和它玩玩吧!”这立刻引来了尼尔·博泽和罗斯·威尔克斯的爆笑。我头也不回地给了他们一个胜利的手势。那也就等于公开了玩阴茎是当下时髦的玩意儿。我不相信有谁能把这事解释给我听。

树木总是能给人一种很轻松的感觉。加里·德雷克和罗斯·威尔克斯似乎在诋毁我,虽然声音很轻,但我仍然还是决定再回去一趟。我对自己没让罗斯·威尔克斯在自己的地盘上说德语而对自己深恶痛绝,但我回到那儿后却要命地结巴了。树枝上覆盖着的霜冻开始融化,一颗颗大水滴从树枝上滴答滴答地往下滴。这让我感觉舒服了一些。在太阳无法照到的地方遍布着小水坑,水坑中还有一些小碎石般的雪没有融化掉,但是又无法堆成雪球。(尼禄<sup>①</sup>曾经通过让那些访客吞食玻璃而杀害他们,不过这只是一个笑话。)我看见了一只知更鸟,一只啄木鸟,一只喜鹊,一只画眉,从更远的地方似乎还传来了夜莺的啼声,不过我并不确定这些鸟是不是会在一月出现。不知是哪条连接着林间小屋的小径正好与通往湖边的大道相通,我听见那里传来了一个男孩的声音,他正喘着粗气,“咚咚”地走着。我把我的视线从Y形的松树之间抽回。菲尔普斯冲了过去,抓着他主人需要的约克花生和一罐蒂泽尔<sup>②</sup>。(一定是利得小店那儿的托普代克已经卖完了。)松树后面的小径可能通往一个斜坡。我觉得自己对小树林中所有的小路还是挺熟悉的,除了这一条。在汤姆·优走后,彼得·雷德玛丽和格兰特·伯奇又重新开始了英国斗牛犬。这不足以吸引我回去。我只是想去看看小径会通往哪里,所以我走了过去。

---

① 尼禄:古罗马暴君。

② 蒂泽尔:一种软饮料。

小树林中只有一间房子，所以我们称之为林间小屋。那里面应该住着一位老妇人，但是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从来没见过她。屋子有四扇窗和一个烟囱，就和小孩子画中呈现的一模一样。围绕着屋子的砖墙和我一样高，野生灌木也越长越高。我们在林子里玩战争游戏的时候都避开了那栋建筑物。并不是因为这里流传着鬼故事或什么其他原因。只是因为那块树林本身不太适合玩游戏。

在这个早晨，屋子显得特别隐匿，门似乎锁住了，我怀疑是不是还有人住在里面。加上膀胱快要裂开了，我就没有那么谨慎。于是挨着那面结霜的墙壁解开了裤子。就在我用黄色暖流快要完成亲笔签名的时候，那扇生锈的大门“吱呀”一声打开了，伴随着一声轻微的尖叫声，一个略显刻薄的阿姨石化般地站在那儿，就这样看着我。

我尿意顿失。

“天啊！对不起！”我拉上拉链，等着一顿臭骂。如果妈妈当场抓住任何一个孩子在我们家篱笆墙边撒尿的话，一定会痛扁他一顿，然后把他扔进堆肥箱里，包括我。“我不知道有人住在……这里。”

那个长相刻薄的阿姨看着我。

少量尿液在我内裤上留下了污渍。

“我和我的哥哥都是在这间屋子里出生的，”她说。她的喉部下垂得像只蜥蜴。“我们不想搬离这里。”

“哦……”我仍然不能确定她是否会向我开火。“很好。”

“你们这些年轻人总是那么吵闹！”

“对不起。”

“你太粗鲁了，都把我的哥哥吵醒了。”

我把自己嘴巴封起来。说实话，不止我一个人制造了这些噪音。

“那段日子，”刻薄阿姨一直没有眨过眼，“我的哥哥很喜欢年轻人。但就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我，哦，我的天，你把他惹怒了。”

“我已经说了对不起了。”

“如果我哥哥抓到了你，你要给他赔罪。”她看上去十分讨人厌。



有些时候,安静的东西反而会显得很吵闹,而吵闹的东西有时候却听不见。

“他……现在在附近吗?我是说你的哥哥。”

“他的屋子和他离开时一样。”

“他生病了吗?”

她表现得好像根本没有听见我的话。

“我得回家了。”

“当冰裂开来的时候你要赔罪。”她一直在吞自己的唾沫,就像其他老年人那样,为了不让口水滴下来。

“冰?湖上的吗?它还非常坚固。”

“你一直这么说。拉尔夫·布莱登告诉我的。”

“他是谁?”

“拉尔夫·布莱登,屠夫的儿子。”

这感觉让人太不爽了。“我得走了。”

午饭是来自伍斯特郡绿野黑天鹅教区翠鸟草地9号的芬达斯火腿芝士香脆薄饼、卷边炉烤的土豆条和球芽甘蓝。球芽甘蓝的味道像新鲜的呕吐物,但是妈妈说要我吃五个还不准大惊小怪,不然就没有奶油糖果布丁了。妈妈说她不想让她的餐桌成为“不满青少年”的审判地。在圣诞节前我问过如果不喜欢球芽甘蓝味道的话,那些“不满青少年”会怎么样。妈妈警告我不要成为一个耍小聪明的男生。我应该闭嘴,不过我还是指出了爸爸从不让妈妈吃柠檬(妈妈不喜欢柠檬),而且妈妈也从来不让爸爸吃大蒜(这是爸爸不喜欢的)。妈妈很生气,把我扔进了自己的房间。当爸爸回来的时候,我听了一个有关傲慢自大的讲座。

那周我也没有了零用钱。

所以,不管怎么样,今天的这顿午饭我把球芽甘蓝切成小片,然后把调味番茄酱涂在上面。“爸爸?”